巴山红豆

□ 冉云明

频频梦走巴山,醒后余意悠悠,难以释怀、魂牵梦萦的,总是巴山红豆。

结缘巴山红豆,是上世纪末的一个寒冬,我以记者身份参加"川陕革命老区行"采风活动。那时川陕老区的交通还很滞后,大多数路段都是路随山转,弯多、坡陡,车逾往山里走,山逾高,林逾密,雪逾急。同行的记者朋友们起初痴迷于眼前山高、林密、雪大的景观,一路如鸟儿般叽叽喳喳个不停。但是,长途颠簸时间一长,纷纷昏昏欲睡起来。

"快看,巴山红豆!"突然,我邻座的女记者枫指着窗外欢声雀跃,打破了车上的沉寂。大家精神一振,纷纷扭头朝车外望去。果真,窗外雪花飘飘的背景下,路旁的崖壁间、大树下、溪畔上,一枝枝红彤彤的野山果扑入眼帘,有的在灌丛里探头探脑,有的在岩隙一枝独俏,有的在崖顶作壁上观。那鲜红的果子虽然小,但是几十粒、上百粒攒成一枝、聚成一片,蓦然望去,红彤彤,晶莹剔透,如粒粒红玛瑙,给萧索的林海雪原增添了许多生机与暖意,此情此景,让大家精神为之一振。

热心的司机把大巴停靠在路边,大伙儿一窝蜂涌下车,奔向山坡的红豆林,拍照留影。红豆美艳,令人垂涎,枫举着几粒红豆问我:"这果果能吃吗?"我点头。枫将一粒红豆放进嘴里,轻轻叩破细嚼:"呀,不错不错!酸酸甜甜,爽口之极,一路从味蕾弥漫进肺腑里了。"

巴山红豆是一种木本灌丛植物,属山楂科,人们常叫它小山楂或水楂,夏花秋果冬熟。邂逅红豆果,大家激情陡增。枫将一束红豆别在发夹上,一走动,红豆果就在她的秀发间舞蹈起来,凭空增加了几分俏丽和野趣。我忙举起镜头,抓拍了这美丽的瞬间。

枫是中央一家报社的驻川记者,枫的爷爷曾是通江县人,早年参加红军。在老人弥留时,吩咐一定要把他的骨灰送回巴山的王坪红军烈士墓,他要去陪着那些牺牲在大巴山的战友们。

采风活动时间紧,但是内容却安排得丰富多彩。我们拜访了王坪红军烈士陵园,山坡上层层叠叠长眠着一万多名红军烈士,包括枫的爷爷。青山为碑,长河为卷,血战万源,反六路围剿,历史永远铭记着他们;我们参观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,里面的一图一物,全是血染的记忆,也是当年红军浴血鏖战的缩影;我们还走访了红军村里最后的老红军,他们是当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见证者,他们身上那一块块或大或小的光荣疤,是一枚枚无尚荣光的勋章。

巴山是一座可爱可亲的英雄山。在如火如荼的巴山红豆映衬下,那些镌刻在岩壁上的"赤化全川"的红军标语,以及山头残存的堑壕旧垒,点点滴滴,不断勾起我们对往昔烽火岁月的深深缅怀。当年,徐向前带领的红四方军,历经战火洗礼,在这里锻造出当时红军序列中一支强大的劲旅。为迎接中央红军,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,从这里开始长征。而留下的巴山游击队的革命火种,一直燃烧到抗战胜利前夕,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为大巴山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。

巴山的一草一木都长在故事里。枫采访时一听老人们讲起党年的红军故事,总是热泪盈眶。每每看见红豆果,她满脸流露出挚爱与敬重的表情。巴山红豆还被当地人叫着"救军粮"。传说当年侠女王聪儿的队伍被清军困在巴山,时值大雪封山,义军粮绝,清军以为王聪儿的义军必定会被饿死、困死在茫茫雪原老林中。谁知王聪儿巧妙地将义军化整为零,以洞穴为营,以红豆为食。神不知,鬼不觉度过了难关。等到来年春天冰消雪融,他们突然旋风般杀出来,打得清军丢盔弃甲,溃不成军。巴山红豆还被巴山人称为"红军果"。当年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,部队就粮困难,尤其是寒冬,青黄不接,军粮难筹,野菜难觅,战士们便在战斗间隙摘些红豆充饥。巴山人民更是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红军,自己一家老少则偷偷进山采摘红豆果腹,当地的村民还把采摘的红豆果拿回家烘干,与杂粮掺合在一起磨成炒面送到前线支援红军。

红豆的故事,成了枫创作的宝贵素材。她连夜完成了长篇散文《巴山红豆最相思》。文笔优美,意境如画,主题鲜明,我读后连连颔首,特意给她挑选了两张照片配文。她坚持要把我的名字署上,我婉拒再三,推却不了。稿子电传回报社,第三天,报纸就在副刊头条发表出来。后来,这篇文章当年还被评为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一等奖。

采风活动结束,大家依依不舍。我与枫相约,今年春节再走一次川陕老区。

枫回去后,很快被调回了报社本部,承担起了更多重大采访任务。我们保持频繁联系,彼此分享工作和生活中的点滴收获与快乐。快到年底时,我们的联系却突然中断了,她的电话接不通,发出去的信件如石沉大海。有一天,竟然从她们报纸上看到一条惊天新闻,枫在采访某海港爆炸事故现场时,突遇二次爆炸,枫遇难了!天塌地陷了,我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噩耗。多好的一位记者,多好的一位豆蔻年华般的朋友!不久,我踏着新年的便炮声,一人独自进了巴山,去践行那个约定。我走过了曾和枫一同走过的每一个地方,旧地重游,百感交集。我与当地群众一起过年,纯朴的民风,浓浓的民俗年味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像。二次巴山行,我感觉枫无处不在,无时不有,便连夜写了一篇《巴山的年味》,署名枫,发表在枫曾经工作过的报纸副刊上。纪念,有的刻在石上,有的写在纸上,可是我觉得留在心里,才温暖久长。

红豆年年红,思念亦如红豆,永不褪色。夜里,我梦见自己也变成了一株红豆树,与巴山红豆相融一处,在巴山守望着一道不老的风景!

梦回西塘

□ 刘澍

夜色漫过廊檐
我乘一叶乌篷从远方来
吴歌轻绕岸柳
灯影摇曳
一江月色往事悠

青石板、临河的窗
一盏茉莉花茶
一曲评弹
和那些未曾说完的过往
萦绕在心上

雨如烟、岁月长
在水一方
梦回西塘已千年
蓦然回首一切随风
江南依旧否?

旧铁锅(外一首)

□ 赵凤

旧铁锅

洞悉火候与食物交流
为米粒撑腰变成熟饭
训练过硬气骨头
谁是自由的,谁又是不由自主

熬焦后粘锅,烫伤一双熟悉的手
躺进废品回收站前的傲娇
拾荒者两眼发光背锅而去
反复抓紧人们的手
没有放弃服务对象

旧暖水瓶

一辈子只做暖心事
层层身躯按时完成主人托付
内胆粉碎那次,挺身而出
秒变
男女主人翁吵架赌气的出气筒

一些稳固形态渴望放松
一但松弛又找不到落脚点
从高光时刻散场后
无缘问顶最佳代言

无题

□ 赵阆平

道旁,一只猫走过
流星唤醒
五月裹满油墨的夜晚

一只手说,我喜欢夜晚
空气撞击空气,
低沉呻吟
灵魂在字词中发呆,擦亮了
夜莺的羽毛,彩霞燃烧
游学的布谷鸟,敞开嗓子
唱起农谣

麦花于夜 蒸馍情

□ 孙正建

清咸丰元年(公元1851年)《阆中县志》载;"保宁面,最知名,川省之麦花于夜,而邑中之麦独花于午,磨而为面,有如乾雪,以重罗筛之蒸为馒首,名曰蒸馒。"1944年12月我国著名画家、文学家、美术家及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先生在阆中写下"锦屏山下客流连,蒸馍油茶胜绮筵,他日五湖寻范蠡,夜船剪烛话当年"的诗句,一首诗,为阆中的蒸馍、油茶作了内在最为完美的诠释,成为阆中城市的代言,实令人寻味赞叹。

阆中古称保宁,历史悠久的保宁蒸馍,明清时期由零星回民散户在古城下新街、礼拜寺街、净圣庵街等地的自家门铺或典租房做起独具地方特点的小吃,享誉全川。其食品工艺十分考究,品种丰富,尤以最著名的"保宁桂花蒸馍"受到广大消费者的交口称赞。

保宁蒸馍技艺

旧时,逢年过节、贺喜祝寿,民间有馈赠糕点的传统习俗,一些造型别致的糕点便成为首选之礼品,蒸馍就成为顺带的"手情"。这种传统礼赠的习惯,今天仍在延续。如将蒸馍做成仙桃状,寓之长寿,常用于长辈寿辰之日;做成石榴状,谓多子多福之寓意;做成鲤鱼状,以示年年有余、鱼跃龙门。

这些精美造形馍表层点缀的颜色,统统采自食用"甜菜、栀子"植物手工提制点染而成。通过植物颜料的红、绿、蓝、粉的点染上色,其馍形象逼真,色彩鲜艳,造形讨人喜欢。就拿寿桃馍来说,其制作工技艺非常复杂,除颜料的点缀外,制馍的手工也十分考究。底盘"扁形金瓜"食材的用量、厚度、直径、金瓜周边的弧形等要匀称,莲花座上的三连桃子和莲花瓣要小而精,六个佛手和第二层的四个桃子、金瓜上面的石榴更是精细,特别是佛指,要分粗细、长短、指尖要圆润等等,无不检验白案匠作的绝技。那时蒸馍厂还能制作锅盔、糖烧馍、白几子馍馍芝麻饼、锭子锅盔、方方酥、盐酥、月饼等。

保宁蒸馍轶事

20世纪70、80年代,老街坊常议,民国时期阆中很多巨贾富商财阀,其起家史都是以省俭积攒,从牙缝缝里抠出。如民国时期阆中知名士绅富绅闫瑞微、"崇新长"醋庄创始人萧泽根等,他们无论是走亲访友,还是生意洽谈,都喜欢带上保宁蒸馍、保宁醋、盐叶子牛肉、干牛肉和松花皮蛋等名特小吃作为伴手礼馈赠。

听祖辈们口传,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初期,阆中到南充或重庆以座船为便,宜携物带货。而去成都,这些富商财阀要么步行,要么分段座滑杆前往。一是从南津关经铺垭塘、西河天宫院、万年场入南部县至盐亭、潼川(三台县)、金塘入成都,这条路叫"西走成都"。二是走"翠云廊"道,它途经苍溪、剑阁、梓潼、江油、广汉达成都。去趟省城至少也十五六天,因此携带的食物尽量从简。儿时常常听老人们说,这些商贩、挑脚往往只带馍馍和皮蛋,就要从阆中吃到成都。有一种吃法是将蒸馍浸泡在醋中,数日后捞出凉干,在途中食用。皮蛋则是从顶端抠开一个小孔,用细竹签一点一点挑出当菜吃,可见当时富商的发迹,并不是人们想向中的奢侈无度,也印证了"勤劳即为摇钱树,节俭便是聚宝盆"的祖宗遗训。

保宁蒸馍传奇

保宁蒸馍始于商周,兴于蜀汉,盛于唐宋,是经历史考正而负名。民间传说,三国张飞镇守阆中称"枕头馍",后人称"将军馍"。唐宋时,阆中学子寻幽觅静苦读,常常以保宁蒸馍替顿,其阆中四状元尹极、尹枢、陈尧叟、陈尧咨对保宁蒸馍更是情有独钟,后人便对保宁蒸馍冠以"状元"馍之誉。它以远行携带数十日虽见表霉,放入蒸锅加热后取出食用,依然还原其色、味、香美。

1944年著名画家、美术家、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先生在阆中读书时,特为保宁蒸馍写下"锦屏山下客流连,蒸馍油茶胜绮筵。他日五湘寻范蠡,夜船剪烛话当年"的赞美诗句。保宁蒸馍以它莹白似玉,细滑如脂,小巧皎洁,软糯香甜,陈隔数日自然酥散。蒸馍绽开的切口、红色的"保宁"印章,是独一无二的冠名标志。由于蒸馍那独特色味及馍型,数百年来代代相承,被列为四川省名特小吃。

一段保宁蒸馍佳话,沿袭数百个春秋,历经沧桑岁月洗涤,阳光的过滤,风雨浸染和数代蒸馍人传承,依然畅快淋漓、经久不衰。它似嘉陵江畔璀璨夺目的明珠,时刻闪耀着勤劳、智慧的光芒。

古城八桂香

□ 何家祥

古城四合院那桂花开了,旁边的青柚把桂枝压得弯弯的,快要挨着小青瓦。我每天都会从桂花树旁路过,很少留意树的变化,没想到桂花树已开出无数花蕾,而且花的颜色不同,红黄镶嵌于白色间,朵串密集重叠呈现,那应该是秋天最美丽的一角。

若不是昨夜窗户半开,借着月色望一望窗外,外加风里夹杂着桂花馨香扑进小屋,我还真不知道已是清秋。桂花树长在花台中央,周围有许多小植物作伴,在秋天里一点也不寂寞。第一次开花,自然有种羞涩的怯意。

只可惜,花在枝上停留时间很短,禁不住秋风夜摇,瓣粒残絮洒落陈旧的窗台,铺满人行道上,也散落在周围小植物叶上。那花粒细小而脆弱,像刚出生的婴儿未经任何风霜雪雨洗礼。但在落地那一刻,被踩在泥里的小花瓣瞬间又立起来,落在缝隙的始终不愿沉底。我想一瓣一瓣拾起,又不忍去改变她们回归自然时的状态。

那不远处有回民同胞们开的桂花月饼厂。月饼厂要收桂花,无论白桂红桂都收。但我家那红桂花价格再高也不售卖。我想让桂花顺其自然的保持现状,可家人不允许,她们说自家的桂花是原生态,拾起自己做食材不浪费,也可用小针细线一朵一朵穿起挂在壁上好看,或者粘贴在纸上成为最有香味的实画。

在鸟儿晨鸣攀枝时,我也早早起来,不为别的,只为看家人捡那香香的红桂花。枝上的还在盛开,地面上的已清扫干净,我忍不住加入她们捡花行列,我拿出一把不锈钢镊子,小心翼翼的把每一粒桂花捡在口袋,那缝隙里的花也不放过,孩子们静静地看着我捡花好奇的问道:"老爸,你怎么连缝隙里的桂花都捡出来呢?"我笑笑回答道"这叫颗粒归仓"。

孩子们想摘树上的,我立刻制止。我的理由很简单,让花自然凋零剥落。

就那样,孩子们等待秋风拂过,便蹲在树下捡红桂花。看着她们捡,我便退后,静静的站在屋檐下,听着风儿摇叶声响,看着叶儿轻轻晃动,盯着花儿飘飘坠落,蝉声蛙声把一切心绪都打乱,不知不觉望望苍穹,心情又随那净蓝的天空而倍感气爽。

青青的槐叶,柚叶柚果……一切都还在往日的炎热中,也许秋天来得太早,太快,来不及更衣,根本看不出有秋天浓妆,体会不出秋天的味道。如果不是桂香唤醒我,我还沉眠在不愿醒来的旧梦中,梦幻在荷的幽香,幻想在人间与天堂都没有的快乐里。殊不知,莲蓬子脱落,采莲人已不知醉在何处。

一季花香醉一季人,这季桂花注定要引领八月风华。秋天的阳光也是送给大地最好的礼物。配上浓浓的桂花,已经让人忘乎所以。桂花,在古代象征高贵与典雅,红桂更象征幸福,和谐,红火,实际用途也不少,可以用来做桂花糕,酿桂花酒,做桂花蒸馍。

桂花酒是阆中古城人最有特色的酒,好比阆小仙酒,饮一口,醉在身上,甜在心。如果再切半斤张飞牛肉,也许真的回到那三国时豪爽味源之地。

桂花糕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甜点。但制作起来比较麻烦,可对内贤来讲,只要孩子们喜欢,再麻烦也心甘情愿去制作。看着高阳下的蓝天,蓝天下的白云,白云下那清澈的嘉陵江在静静流淌,一种惬意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江水带走了岁月,带走了昨天,却也送来了今天,送来了最迷人的秋景,还有活力满满的青山绿水。微微清凉中,看到江的两岸林楼相映,山水环拥,忍不住驻足休歇,偶尔闪拍。倒像一本即将翻开的史书,细细阅览,千古演绎又会重现。岁月,走到这一季时,不会随风和雨而变沧桑衰老。

也许,这就是传说和现实相结合的无限活力。稻香桂香是一季中的同景中物,加上被秋风牵拉在一起,就愈显融洽与适宜。灿烂的阳光是给她们必备素装,青瓦房那窄窄的阳台也在极力挽留失去的岁月,江流奔向天际与白云飘飘同步时,为心路搭起通往理想的桥梁。一颗沉寂的心被带走,一份诚挚的情还在驻守。

八桂花和桑田稻香还在鼻息中回转,秋色还在眼前飘逸。不是中秋,却有种淡淡的秋思味。那种滋味,散落在屋檐下,也沾附在片片青瓦上。

想不出拒绝的理由,聆听一阵秋风灌耳。目睹一片秋色作帘,让桂花一直香润心底。让桂花糕与压酒留住远道而来的朋友。看一看远方,把心歇歇,悠悠漫步,感受一下原始古朴风味。这八月,算是来过,留恋过,也算是醉过。

古城咏叹

□ 金虎

中天楼坐落在古街的十字路口时,有故事的西街不厚道地笑了。

夕阳落在嘉陵江粼粼波光中,最后一片带着光芒的碎片嵌进了中天楼三层的楼顶。

黄昏时分,古街的味道浓起来。

石板路品茗着脚的余温,聆听着千里之外赶过来的匆匆脚步。

正是阳春三月,一段古城墙上,七里香的浓烈试图掩没蔷薇的清淡,引来蜂儿蝶儿的驻足。

两千多年前的古院门前。

老人黄底的对襟绸衫上绣着两条龙,红色的身躯张扬地腾起,一团云幸运地成为它的玩物。黑色的灯笼裤在隐约的灯光下闪着光,连同着那些曾经峥嵘的岁月,融进了逐渐喧嚣的夜市里。

木制的躺椅,呢喃着生活的厚重,随着躺椅起伏的圆领口布鞋上,一针一线绣着老人辉煌的过去。

躺椅旁,一位银发的女人,将珍藏一生的至爱小心翼翼地盘起,带着包浆的褐色梳子慢条斯理地游动,银丝挽成旧时的发髻,最终定格成明清贵族的标签。

黑色的旗袍,突出高贵的白色脖颈,旗袍开口的高度,是文明与自信的诠释。

老妇人微笑着过滤眼前的曾经,岁月的剪刀精细地裁出她纤细的腰肢。

她收拾起梳子,把手放在他的手心中,躬身听他的低语,一抹浅笑让他再次沉醉。

相濡以沫的依偎。

走马灯样的岁月,走马灯样的行人,被两位古稀老人刻成一帧帧精致的黑白画,陈列在微开的铜扣门的两侧。

青石板路上,一群穿着汉服的外地小女子摇曳而至。

天井再大,也藏不住卤牛肉的浓香,微甜的古醋香也打着跟头翻滚到游人的面前,这琥珀的色泽,勾起你的味蕾,也牵出你的垂涎。

汉服小女子长袖舞起,长裙曳地。弯弯的睫毛下,葡萄般的眼睛不安份地闪烁。听不清它她诉说什么,是对古城历史的惊异,还是汉服的新奇,举手投足间,洋溢着青春的活力,挥洒着自信与得意。

汉服遇见旗袍,闪烁着时空变幻的背景,历史邂逅文明,弥漫着岁月交错的温馨。

老人微笑着迎接少女,旗袍上的黑天鹅浅唱低吟。

古街深深的巷子里飘来馥郁的香,桂花白糖蒸馍出笼了。

潮汐

□ 袁冬

小时候,它是千军万马
从深海列队奔向堤岸
是琴房里倾泻的交响
整夜拍打我的梦乡

多少个涨潮的月夜
嫦娥提着银色裙摆
在浪尖上起舞——
她俯身时,指尖轻触
海面便微微震颤
从此,明月与大海
在我体内栖居
无论走向何方,只要闭上眼
就听见那遥远亲切的潮音
像渔家母亲哼着的歌谣
从未远离

胡同茶园

□ 张旭东

胡同茶园已成阆中古城标志性的文化符号,于本地人而言,街巷脉络早已刻进心底,睁眼,条条巷道泾渭分明;闭目,七弯八拐穿堂过院,家门方位烂熟于心,绝不会在纵横古街里迷了路。

茶园坐落于古城学道街,此地曾走出唐代尹枢、尹极兄弟两位状元,世人誉作"梧桐双凤"。短短一条街,聚齐川北道贡院、状元府邸、红军革命旧址等诸多古迹,俨然一本活着的史书。整座古城自深巷古院间铺展开来:张飞庙、秦家大院雄踞要道,是万众瞩目的地标;转角张家小院玲珑精巧,江边水码头恢弘开阔;侯家大院常年迎来送往,昔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静静伫立。

少时,我便住在茶园胡同的楼上。一家四兄妹,挤在七十平米四层小楼,屋子逼仄狭窄,拥挤局促是寻常光景。每逢亲友登门,要么在外租住旅店,要么家中地面打铺将就。站在楼上远眺,连片青瓦院落是古城独有的风骨,几栋新式楼房错落穿插其间,高大梧桐枝叶舒展,层层绿意温柔包裹着新旧屋舍。我常倚着楼台,俯瞰胡同里百态人间。楼下锅碗瓢盆的声响交织成市井乐章。穿行街巷串门走户,邻里之间人情味格外浓厚,遇见长辈晚辈总要热情寒暄。院里一位独居老者,嗓门洪亮,是街坊间的和事佬。谁家乱堆杂物、公厕疏于清扫、有碍路人通行,或是住户行事失了分寸,他总要出面说公道话。整条胡同人来人往,烟火喧闹,大多时候皆是祥和笑脸,偶有琐碎争执,却从无难解的隔阂。

也曾听见胡同茶园里传来争吵,裹挟着普通人生活里的委屈与纷争。大人们闲谈,争执缘由无非家产纠葛、家庭情感裂痕。可大院仿佛自带包容力量,所有矛盾、伤痛、心结,终在朝夕相处间慢慢抚平愈合,再尖锐的情绪,都能在此寻得化解之处。

历经时代浪潮更迭,城市不断发展变迁,民众文物保护意识日渐加强,千年古城的文化价值得以发扬光大。倘若这些古院古迹不曾被发掘守护,只会静静埋没,化作无人知晓的遗珠,那些动人的人与往事也终将消散,再无挽回之机。如今游人来此参观,心中满是敬重仰望。院内雕梁画栋巧夺天工,窗棂花木古雅别致,屋脊斗拱翘角飞扬,每一处细节都是匠心独运。这条汇聚古城风物的街巷,邻里相守、温情脉脉。它不必刻意追逐喧嚣繁华,无需张扬造势,单单沉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,便足以惊心动魄。步入此间,古朴典雅之风扑面而来,恍若置身书香世家,可与古圣先贤静坐闲谈,和四方学子论道对弈,共谈经世治学之道。曲径通幽,花木深藏,自有"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"的清雅意境。街巷间醋香、张飞牛肉香、各色小吃香气萦绕,往来游客皆有宾至如归之感。

我自幼生活的这座胡同大院,本是传承数代的中医世家,留存大量中医文物,文风医韵浓郁。院内完整保留古建原貌,封存着大院起落兴衰的深沉记忆。当年院落破败倾颓,后人倾尽心力修缮复原,复原旧时格局,搜集增补各类文史文物。主人几经周折、苦心经营,终让古院焕然一新,成为古城院落修缮的典范,一卷可供世人细细品读的立体画册,为古城增添一抹亮眼底色。"山随平野尽,江入大荒流。"这座庭院曾默默无闻,伴着古城岁岁春光盛放,距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,源头可追溯至清康熙年间。祖上世代行医,悬壶济世,惠及周边乡里;几代人勤恳踏实,家道殷实,始终秉持救死扶伤的初心,深耕杏林事业。纵然历经岁月动荡,家族同心相守,济世行医的信念从未动摇。

这座承载世代传承的胡同大院,几经岁月流转,蜕变为胡同茶园,同时设立中医药展览馆,不断深挖文化内涵,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传世家院。

一代代人慢慢老去,那些藏不住的感怀与深情,掩映在院内繁茂草木、恢弘厅堂之间。院落栉风沐雨数百年,终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。

本版责编:子鱼 游雪莹